



SHIGEGAILUN

诗歌概论

杨志杰 雷业洪

诗 歌 概 论

杨志杰 雷业洪

河南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诗歌概论》是一本通俗的文艺理论读物。全书共分十二章，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诗歌的艺术构思、表现手法、艺术联想，以及形象性、独创性等有关诗歌创作的基础知识。由浅入深，雅俗共赏。对古体诗、新诗、民歌、儿歌、歌词，和抒情诗、叙事诗等都分门别类作了论述。

本书文笔明快，富有科学性、知识性和趣味性。对学习写诗的同志和诗歌爱好者都颇多助益。

诗 歌 概 论

杨志杰 雷业洪

责任编辑 湖 涌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 7.25印张 142千字

1982年7月第1版 198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6,800册

统一书号 10105·360 定价0.54元

目 录

第一章	诗歌的创作基础	1
第二章	诗歌的分类及基本特征	15
第三章	诗歌的形象性	50
第四章	诗歌的独创性	66
第五章	诗歌的艺术构思	88
第六章	诗歌的艺术手法	105
第七章	古体诗和近体诗	123
第八章	民歌	153
第九章	新诗	172
第十章	歌词和儿歌	191
第十一章	抒情诗	201
第十二章	叙事诗	214

第一章

诗歌的创作基础

“万丈高楼平地起”，打好基础是第一位的工作。盖房子是这样，写诗也是这样。

鲁迅先生曾说过：“创作是并没有什么秘诀，能够交头接耳，一句话就传给别一个的。”^①诗贵独创，并无秘诀。但这并不等于说写诗没有经验可供吸取，没有规律需要掌握。

写诗歌，先老老实实在地打基础，就是古今中外历代诗人获得创作成功的一个宝贵经验，一条重要规律。

白居易在其《与元九书》中曾说：“及五六岁便学为诗，九岁谳识声韵，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寢息矣。以至口舌成疮，手肘成胝。”从白居易的这段话，我们即可看出，他之所以诗才横溢，名垂千秋，原因之一就在他“苦学力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写诗，打基础是很重要的，这里说的基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①《不应该那么写》，《鲁迅全集》第6卷第246页。

一、要有扎实的生活基础

生活是诗歌创作的唯一源泉。只有生活的强烈的力量鼓动诗人的心灵，诗歌的翅膀才会飞腾，诗歌的魔笛才能奏出迷人的曲调。诗人只有深入社会生活，参加实际斗争，使自己成为劳动人民中的先进分子，才会在生活中遇到许多感动人的事物、事件、场面，获得诗的材料。

生活在不断变化发展着，在不断地提供新的事物，提出新的问题。文艺作品如果不能表现新事物，反映新问题，不能正视生活里面的矛盾和冲突，不能大胆地尖锐地揭露它们并指出它们的发展的前途，那就不会有深沉的思想内容，就会是平庸的、乏味的。所以，文学作品所写的对象不仅应该是生活里的动人的，而且应该是经过选择的具有高度思想性、深刻教育意义的人物、事件、场面。

诗歌源于生活，但并不是所有的生活都充满了诗意，并不是所有的生活都可以写成诗。只有见多识广，而又善于发掘的人，才有可能从各种各样的生活中找到富有诗意的生活，根据这种生活写出诗来。作者的生活阅历越深广，越有产生好诗的可能。

写诗要有丰富、深厚的生活积累，但在有些人心里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比如有这样两句俗话：“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偷。”这两句话，如果是指写诗要注意借鉴，当然也不无道理；但如果是用借鉴代替生活，或者看得比生活更重要，那就大谬不然了！也曾经有人这样安慰作家

说：“你这回下去跑跑，即使写不出小说，诗总是可以写它一两首吧？”

以为靠剽窃拼凑可以写出诗；以为写诗总比写小说散文容易，写诗可以不要丰富、深厚的生活积累，这完全是对诗歌创作的一种误解。

写诗，可以而且应当有所“借鉴”。但任何“借鉴”都不能代替自己的创造。偷来的，拼凑成的，不等于自产的，更不等于诗。早在宋代，大诗人陆游就写过这样的诗句：

“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陆游这诗句就包含着要学诗者不要忽视深入生活、观察生活、体验生活的意思，包含着写诗必须从生活出发，而不是从已有的作品出发的意思。

在高尔基回忆列宁的文字当中有过这样一段话：“‘奴，写诗比写散文容易些，——我不相信！我不能想象。即使剥掉我的皮，我也写不出两行诗来’——列宁皱着眉头说道。”①

列宁是不认为写诗比写小说散文容易的。事实是否正如列宁所说呢？至少从对生活积累要求丰富、深厚这一点上说，事实是表明决不能认为诗要求的标准要低一些的。当诗人的生活积累不够丰富、深厚，出现“生活赤字”的威胁的时候，便不可能写出好诗来。

法国大诗人雨果的诗《修道院所见》中第十四节第十四行所写的“……壁虎，浴着月光，在大粪池里跑着”，遭到巴尔扎克这样的嘲讽：“雨果先生在湿地方找得到壁虎，将

①转引自戈宝权：《列宁与诗歌》，《诗刊》1959年第3期。

是一种宝贵的发现，值得送到博物馆，而博物馆还非当作新种看待不可。”巴尔扎克为什么要这样讥讽雨果的这种描写呢？因为据他考察，“壁虎喜欢太阳，活在干地方。”

我国清代著名画家，兼工诗书家的郑板桥童年时，有一次跟着老师到野外去玩，走过一座小桥，看见桥下有具少女尸体。老师见状吟诗叹曰：

二八女多娇，

风吹落小桥，

三魂随浪转，

七魄泛波涛。

板桥听后不以为然，当即质问老师：“你怎么知道这个少女是十六岁？你又怎么知道她是被风吹下小桥的？你是怎样看见她三魂七魄随着波涛打转的？”老师被问住了，只好说：

“依你的意见，这四句诗应该怎样做呢？”郑板桥道：“大概可以这样写：谁家女多娇，何故落小桥？青丝随浪转，粉面泛波涛。”老师听后，欣然折服。^①

也有人因为在诗中写了“用海水磨战刀”，用哑铃来形容一个疲劳的女郎的嗓子而遭到了非议，因为海水是咸的，越磨刀越锈；女郎的嗓子再疲劳，再嘶哑，也不会变得象沉重的铁疙瘩。

^①参见朱积孝：《郑板桥改诗》，《光明日报》1978年6月25日。

许多事实表明，缺乏真知灼见，只凭主观臆测，是很难写出好诗的；只有符合生活的逻辑，正确地反映生活真实，才可能获得成功。而要正确地反映生活真实，就必须有对于生活的仔细观察、切实了解，必须有丰富、深厚的生活积累。

二、要有正确的思想基础

不少进步的文艺理论家、艺术家都认为文学应是生活的教科书，应以先进的、科学的思想内容教育人，培养人，应有好的社会效果。鲁迅先生就指出：“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①这就是说，文艺应以进步的、革命思想的火焰照亮未来，起引导人民前进的好作用。

我国古代早有“诗言志”的说法，而人不同，“志”也不同，其表现出来之后取得的效果也就不同。

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依附权门的秀才与一个朝廷显贵，到了一个地方豪绅的家，当晚雪下得紧时，他们一面饮酒作乐，一面联句遣兴：

秀才摇头晃脑赋出了第一句：“大雪纷纷落地。”

显贵得意洋洋接上了第二句：“确是皇家瑞气。”

豪绅兴致勃勃连上了第三句：“再下三年何妨？”

①《坟·论睁了眼看》。

这时，一个悄悄蹲在门外躲雪，冷得浑身发抖的“叫化子”怒火中烧，不禁轻声骂了一句：“放你妈的狗屁！”

从这个简短的故事，可以看出，这四人的“志”就不一样。特别是这其中无衣无食的穷苦人的“志”与饱食暖衣的剥削者的“志”就截然相反，尖锐对立。

生活中的真实，按高尔基的说法也有两种：“一个是垂死的、腐朽的、发霉的；一个是新生的、健康的、从旧的‘真实’中生长出来，而否定旧的‘真实’的。”^①高尔基这话，实际上指出了生活真实的复杂性，他对生活真实的两分法不过是一种最基本的分法。

仅从人们的“志”与生活真实这两个问题看，我们大致可知社会生活的复杂性。面对这样复杂的社会生活，要反映好它，要反映得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会进步，没有正确的思想基础是不行的。

鲁迅先生指出：“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②

这话就启示我们：作者思想的好坏必然决定着对社会生活认识的好坏，决定着诗歌思想内容的好坏。作者思想水平的高低，必然决定着对社会生活的认识的深浅，决定着诗歌思想水平的高低。例如，

有这样一首外国诗：

^①转引自曹靖华：《飞花集》第78页。

^②鲁迅：《革命文学》，《鲁迅全集》第3卷第408页。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死，
二者皆可抛！

这首诗曾经感动、鼓舞过许多中国读者，是一首反映了生活中的先进思想的好诗。这首诗之所以有不少中国读者，甚至还受到鲁迅先生的赞赏，重要原因之一就在这诗的作者裴多菲是匈牙利的著名爱国诗人，具有进步的诗歌主张。他曾说：

谁是诗人，谁就得前进，
千辛万苦地和人民在一起！

……

假如心头只能歌唱着
自己的悲哀和自己的欢笑，
那么，世界并不需要你，
不如把你的琴一起摔掉。^①

《女神》对社会生活的反映赢得了许多热烈的赞赏，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果，重要原因之一，也在于它的作者郭沫若具有先进的创作思想。郭沫若曾明确指出：“抒情不限于抒个人的情，它要抒时代的情，抒大众的情。要诗人和时代合拍，与大众同流”，“作时代的前茅，作大众的师友。”^②

①转引自辛文：《裴多菲——匈牙利的爱国者和诗人》，《人民日报》1978年1月2日。

②《郭沫若诗作读》，《现世界》创刊号（1936年8月）。

与此相反，也有人写过这样的《单恋曲》：

怎么还不使我厌烦？

我已写了百次千次。

为什么它有这么大的魅力？

我写了一张纸，又写了一张纸。

如果送到出版社付印，

哪里也找不到这样多的铅字；

这本书只印一册也一定卖不掉，

它总共只有两个相同的字。

但是对于我它却是无价宝，

看到它我的烦闷就会云散烟消，

这位姑娘爱不爱我虽然不知道，

可是她的名字却总和我有了深交。①

这首诗与前面谈到的《女神》和裴多菲的诗比，有天渊之别。这是一首把渺小无聊当作宝贝以喂养作者自己空虚灵魂的诗，它的社会效果，正如作者所说“只印一册也一定卖不掉”。作者为什么会写出这样的“诗”呢？很显然，原因之一，就在作者缺乏一种先进的思想，不知道好诗是不能只咀嚼个人的小小悲欢的。个人悲欢当然不是不能写，有时甚至必须写，但写个人时必须与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人民意愿

①转引自安旗：《论抒人民之情》，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4月。

结合起来，才有可能成为好作品。

古今中外很多著名作家和文艺理论家很强调创作必须使自己有较高的思想觉悟。宋代著名诗人王安石就说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这话就是说，看得远，是因为站得高；要看得远，必须站得高。法国雕塑家罗丹也说过：“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

“所谓大师，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别人看过的东西，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能见出美来。”^①这话也表明，由于眼睛的识别能力（即思想水平高低）不同，对生活中的美的发掘能力也不同。我国著名诗人、评论家何其芳同志更明确地指出：“一个新时代的诗人必须有这个时代的最先进的思想，工人阶级思想，然后才有可能成为强有力的革命歌手。……在今天的新的社会的生活中，如果并不是一个先进的积极分子，并不是一个有高尚的思想感情的人，却以为诗的主题和题材可以象到商店里去买货似地，象到树林里去拣蘑菇似地。那样去生活中‘取得’……是得不到的。”^②显然搞诗歌创作，对历代作家和文艺理论家这些十分宝贵的经验之谈，显然也是不能忽略的。

三、要有一定的文艺修养

诗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但并不是随便什么生活的反映都是诗。何其芳就曾指出：“诗歌要求它自己是生活的泥沙里

^①转引自赵叶：《艺术家的眼睛》，《雨花》1979年第9期。

^②何其芳：《写诗的经过》，《关于写诗和读诗》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

淘洗出来的灿烂的金子，是从生活的丛林里突然发现的奇异的花，是从百花之精华里酝酿出来的蜜。文学艺术要求的不仅仅是正确，尤其不是那种一般化、公式化的正确。”^①这就说明写诗要对生活有所选择。而要选择得好，除了要熟悉生活，要有较高的思想水平外，还必须有一定的文艺修养。因为如果没有一定的文艺修养，对生活中的体验、感受、观察、理解，都会受到限制。

不仅在对生活作选择时，要有一定的文艺修养，而且在进入创作阶段以后，也需要有一定的文艺修养。否则，就不能自觉地掌握创作规律，就不能运用自如地以诗的形式来描写生活，表达思想感情，就常常在集中方面、形象方面、语言方面，以及其他有关艺术性的方面出毛病。

例如，处理诗歌的形式和内容关系就是有一定学问的，不了解或不甚了解，就可能导致诗作失败。以诗歌诗行的排列来说，有人曾提出过要有“图案美”，主张诗行要排成，“豆腐干式”、“金字塔式”，“士兵出操向右看齐式”等。用这些形式写的诗有形式和内容统一得较好的，但也有不少由于迁就形式而损害了内容的表达的作品。这就犯了为追求所谓形式的“图案美”而丢掉了内容美的错误。有人曾在—首七言诗中写了这样—句诗：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生活中有“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之说，这说法的意思是很

^①何其芳：《写诗的经过》，《关于写诗和读诗》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

明确的，但将此说减掉一字入诗以牵就诗篇的整齐，意思就很令人费解了。“水吃水”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水”也口渴，要互相吃起来吗？或者说“水”也有阶级性，会“人吃人”似的互相吃起来吗？一句诗的意思表现得这样别扭含混，还有什么内容美呢？而内容美没有了，形式美就无所依附，在诗歌创作中有为了形式的完全整齐损害内容的，也有因排列成阶梯式排得不当损害了内容的。如有人曾在一首悼闻一多先生被害的诗中写过这样的阶梯式：

倒了

闻

一

多！

这种把一个被国民党反动派的“无声手枪”杀害了的诗人的名字当作三个单位，三行诗来排列有什么必要呢？这样的排列效果与作者的追悼原意是多么矛盾啊！

苏联著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曾在《与财务监督论诗》中这样说到过诗行问题：

照我们说

韵律——

大桶，

炸药桶。

一小行——

导火线。

大行冒烟

小行爆发，……

在《怎样读马雅可夫斯基底诗》中，诗人阿赛耶夫对马雅可夫斯基怎样理解和处理诗行的问题有过进一步的说明。阿赛耶夫指出，在马雅可夫斯基看来，“行列，应该是依照了人们底呼吸底休止，或一个意见的容量来决定的；而韵律，则属于自己写出来的那些句子之内。”“他底诗的行列的变形，那些他特别要强调的说话，就把它分行来写；那些要或多或少地强调的，可以激发听众底愤怒、柔情和嘲笑的，他又作小的分行。”^①

马雅可夫斯基以及阿赛耶夫对如何安排诗行问题的说明不一定讲得很清楚，但他们的这些意见，能使我们了解到诗行的安排大有学问。

古人曾说：“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这是说，经过长期不断的实践，文艺修养即可大大提高。但这种通过学习和实践提高文艺修养的道路在前些年遭到了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严重堵塞。江青曾悍然宣称：“搞戏就是搞政治。”在那动乱的十年，“修养”一词被视为“修正主义”的东西，谁要提加强文学修养，谁就有被戴上修正主义帽子的危险。因此，长期以来，我们的不少学习写诗的同志往往缺乏应有的文艺修养，如对于诗歌，他们有的只把它看作是一种合辙压韵的东西；有的则把配合当前的中心工作当成诗歌创作的唯一任务，有的又一概反对诗

^①转引自亦门：《诗是什么》第56页，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上海版。

歌的娱乐性。要搞好诗歌创作，对于这种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所造成的文艺知识贫乏症，我们必须大力克服。

诗歌创作要有扎实的生活基础，正确的思想基础和一定的文艺修养，这是许多诗人、学者的共同看法。何其芳就曾说过，要写好诗歌必须“认真地生活，热情地生活，并且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修养和文学艺术修养”^①，这三条是要写好诗歌的“根本的关键”^②

这一“根本的关键”中的三条，究竟哪一条最重要呢？有人说这一条最重要，有人说那一条最重要，也有人在这一时期说这一条重要，在那一时期说那一条重要。这些说法并不是毫无道理，但往往容易导致过分强调某一条而使人忽视其它。针对这种片面性，我国当代著名诗人贺敬之曾表示过自己的看法。他说：“假如说一定要回答什么是最重要的话，那么，我还是说它们的结合最为重要。我们过去的毛病恰好是出在机械地把它们分开，孤立地硬说何者为重要，何者不重要。……当然，一定阶段地有计划地学习某一方面的东西是必要的。……我们要求锻炼出真正的具有高度的思想性，掌握高度的技巧，并富有深刻的生活体验的，即富有作为革命战士也作为作家的那种丰富感情的成熟的作者。对于这样的作者，生活、思想、感情、技巧等，都是他毕生努力的课题，而这几样东西，在他每天的生活（不光是‘下去’才是生

①何其芳：《写诗的经过》，《关于写诗和读诗》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

②同①。